

作品

冬日恩物

■钱红莉

红菜薹

湖北洪山镇出产的红菜薹一向著名。如今,全国遍地均有种植。

寒冬开花的蔬菜,始终寥寥,正显出红菜薹的孤绝来。这种菜的气质有着腊梅的幽清,无论一两把摆在路旁,抑或整齐码放于商超柜台。远远望去,那一抹抹深红,恰如人潮人海中的暗香浮动。

买一把回来,抽两根开花了的出来,蓄养在餐桌白色花瓶中。活泛泛的黄花红秆,顿时为寒气凛凛的家添了一层春气。

菜薹根部略微有点老了,撕去两厘米长外皮。粗薹部分须斜刀切,便于入味。无非热锅凉油,拍一片老姜,大火炆炒。临起锅前,淋适量香醋。盛盘后,稍凉一两分钟,再品尝,鲜美无比,滋味无限。

经霜后的红菜薹,无须腊肉加持。素炒,最能凸显它纯正的鲜美。倘额外搭配荤腥之物,反而破坏其独特口感。

小雪前夕的红菜薹,还有微微的苦。等到大雪霜厚,口感逐渐变甜。又是一味天性凛冽的蔬菜。

茫茫白雪的菜园里,红菜薹黄花灼灼,新鲜又热烈,浑身春意。

白萝卜

白萝卜,味淡。作为一种粗朴的根茎类蔬菜,也只有等到霜雪凛寒,方吃得厚味。

萝卜,虽说一年四季皆有。春夏秋三季,任凭怎样花式烹饪,一律口感粗笨。只有历经霜雪的困厄之后,萝卜才能呈现出独一味的酥烂绵软,醇厚甘甜。

猪小排两根,焯水去腥。热锅炆炒,酱油上色,加开水,小火慢炖。圆白萝卜滚刀切。排骨慢炖半小时,移入砂锅,直接铺上萝卜块。猛火顶开,小火焖煮十分钟,遂烂。

电脑前久坐两三个小时,腰酸背胀之际,正好到了午餐时间。去厨房,

盛半碗米饭,灶台前,就着一罐排骨萝卜呼噜而下。

一餐尽,也顺便解了久坐之痛。

我自小听家乡人讲:萝卜顺口。

冬日一贯干燥,正好由萝卜来润一润胃肠。故,贫乏年代才有“萝卜进门,药铺关门”一说。

在我童年的冬天,只两样蔬菜轮流,无非萝卜青菜。

小时,每一场大雪总在寒夜弥漫。翌日,漫山遍野白了头,世间所有事物一夜老去,天地间苍茫一片。

早晨冰冻硬硬的,大雪让世界为之一新。我持一只小竹篮,去大暮注菜地拔萝卜。哼哧哼哧拎半篮萝卜,至紧邻小河的池塘边。当蹲在巨大青石板上,抓住萝卜缨子,将萝卜沉于水中上下揣洗,整个塘面紧随我的节奏晃动起来了。

等所有萝卜洗净,一双手冻得酥痒难耐,赶紧捂住棉袄袖子里。一段及长,每读萧红短篇小说《手》,那一段对于染坊女孩一双手的精洁白描,总让我我寒冬里的童年昔日重来。

徽州一品锅里,最味厚的一物,当属萝卜。

这是一锅烩菜。尤其在寒冬时节吃它,最得其味。锅底一定要垫一层白萝卜,切大块,以免酥烂糊锅。依次码放干豇豆、红烧肉、蛋饺、鹌鹑蛋、豆腐果塞肉等。要引一只红泥砂炉,于热气轰然中举箸。最好斟一杯热醇,不时咪一小口,再一层一层去尝一品锅的美味。这锅菜吃到末了,总由大道至简的白萝卜来谢幕。

说道道西,我还是不曾道尽萝卜之味美一二。

豆腐

一到冬天,豆腐便显出它的温和敦厚来。它一贯不曾有过什么存在感,但,恰恰是这种极致的无味,有了兼蓄并收的内涵。

豆腐雪菜炖猪肉,是我新近爱做

的一道菜。这道菜里,豆腐明明是作为配角加入的,但等成菜后,它不仅衬托出雪菜的异样美味,又在一贯的海纳百川习性驱使下,使得原本味淡的自身吸收到雪菜与猪肉的精髓,口感滑嫩而滋味殊异。

某日,打开冰箱,只有一块豆腐。就吃它了。

一块猪前腩大约200克。肥肉切片,煸出油脂,下姜片、瘦肉片翻炒,酱油上色,适量开水顶开,下豆腐,小火咕嘟七八分钟,最后加半碗雪里蕻,再咕嘟四五分钟,撒一把青蒜叶,熄火。

一餐,一菜足矣,再配点米饭。豆腐,还有另一样吃法,涮锅子。

我们这座城市近年有一家卤味店声名鹊起。每临冬天,这家卤味店必推出一道椒麻鸡火锅。确乎是老母鸡制作的,半只一份,另配有鸡汤、京葱段,以及炸好的花椒、辣椒。拎回,鸡肉鸡汤倒入锅中滚沸,先吃鸡肉,再下嫩豆腐进去咕嘟,鸡汤的鲜、花椒的麻齐挤入豆腐蜂窝状孔隙中。舀一块颤巍巍的豆腐,好烫,略吹上几口,送入口中,上颚稍稍用力抿一抿,那一份滑嫩细腻将成千上万颗味蕾的触感瞬间激活,并加入到一场无声的味觉狂欢之中。这一种独特无匹的豆腐味觉,质朴、古老又珍贵。

也只有到了冬天,豆腐才能释放出那种鞭辟入里的慰藉感。我家小孩一到冬天,格外热爱豆腐鲫鱼汤。每临周末,起早去菜市,拎回两条野生鲫鱼,用猪油煎至两面金黄,几片姜、适量黄酒去腥,加入纯净水,大火猛攻,直至鱼汤瞬间奶白,加豆腐,一并移入砂锅,小火慢炖。干滚豆腐万滚鱼。末了,鱼刺皆酥烂。鲫鱼豆腐汤,也是寒冬最暖胃的一道鲜品。

倘有心力,亦可先熬好两根羊棒骨汤,倒入鱼汤中替代纯净水。如此,口感更加醇厚,且挂喉。

滴喜儿

■刘琪瑞

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、最简单的‘滴滴金’。那是一条小纸捻,卷着一点火药,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,爆出点点火星。”在《漫谈过年》中,她又一次提及:“我不会演奏,也怕放炮,只捡几根‘滴滴金’来放。那是一个小纸捻,里面卷一点火药,拿在手里抡起来,就放出一小点四散的金星。既没有大声响,又很好看。”可见冰心对这种小火炮的偏爱。老作家、教育家吴伯箫也念念不忘儿时的滴滴金,他在散文《灯笼》里追忆:“岁梢寒夜,玩火玩灯,除夕燃滴滴金,放焰火,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。”汪曾祺在散文《草巷口》里也提到了它:“最便宜的是‘滴滴金’——皮纸制成麦秆粗细的小管,填了一点硝药,点火后就会嗤嗤地喷出火星,故名‘滴滴金’。”这种小火炮,是童年难忘的记忆,是滴落的一串串欢笑。

小时候过年,我也常和小伙伴

我住磁河尾

■王亚哲

我总是钟情于河流。家乡安国城南有一条磁河,从西边太行山的褶皱里一路过州穿府迤迤而来,到了安国便汇入潞龙河又逶迤远去。磁河尾很多时候是安静的,故事却流淌了千年。

这故事,是浸在药香里的。安国是千年的药都,空气里都飘浮着一种淡淡的、清苦的芬芳。那是甘草的甜润,是白芍的沉郁,是黄芪的土腥,是无数草木经了日晒、火焙、刀切后,混揉成的一种笃定的气息。这气息是有根的,笃定扎在城里那座肃穆森然的药王庙里。庙里供奉的是邳彤,东汉的名将,后世的药王。他站在缭绕的香烟后面,目光穿透千年,默默护佑着这一方以药为生、因药而兴的百姓。

很多年前磁河水,就这么静静地流过这片被药香浸透的土地。伍仁桥,被流淌千年的磁河水润泽出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这条河上还有一座贵妃桥(万寿桥),那是一座石桥,四百多岁了。它建于明

朝万历年间。来到桥上,我喜欢看那些望柱上的石狮子,岁月把它们棱角圆润了,风雨在它们身上蚀出深深浅浅的斑痕,可那股子活泼泼的精神,却怎么也磨不掉。大的威严肃坐,小的顽皮藏躲,有的在打闹,有的在饶舌。老辈人说,“伍仁桥的狮子数不清”,我是不敢去数的,怕惊扰了它们的游戏,也怕自己一旦数起来,便落入了那个“数不清”的迷局。我只用手心,去贴一贴那被无数脚步与时光打磨得温润的桥栏,凉意便顺着掌心,直溯到四百年前那个春日吉时。这座桥,是磁河衣襟上一枚庄重的石纽扣。然而,这枚石纽扣的近旁,却跳动着了一颗更滚烫、更不羁的灵魂。离贵妃桥不远,便是关汉卿的墓园。

关汉卿用心血将这磁河水,酿成最浓的酒,写进最烈的曲。在别人笔下或许是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萧瑟背景,但在他那里,我总觉得这条河曾走进过他少时清亮的眼眸,潺

潺的水声,或许就化作了《单刀会》里那“大江东去浪千叠”的雄浑气势。他的墓,就静静地躺在这片土地上。碑上刻着“绝词妙曲恒歌九天而外,傲骨冰心永颂四海之中”,真是妥帖。他的傲骨,是磁河沙砾磨出来的;他的冰心,是这片故土药香沁出来的。良药医身,曲文医心,他和药王邳彤,一文一武,一戏一文,竟这样奇妙地成了安国精神的两极。

夕阳西下了,我站在磁河的河滩上,西望,是太行山层叠的、青黛的、隐约的影子,我在想,那里是否也萦绕着当年关汉卿仗剑远游的遐思?回首,是安国城里渐次亮起的灯火,空气里的药香在暮色里愈发沉静、悠长。

我忽然明白,我住的这磁河尾,哪里是什么终点。它是一切的沉淀,也是新的故事无声的序章。药王邳彤的仁,融在每一缕药香里;关汉卿的骨,刻在每一寸土地上。而磁河就这么缓缓地流在记忆里,不声不响,便是千年万年。

芹菜的芹

■韩浩月

我对芹菜知之甚少。从来不知道芹菜的主产地在哪里,明知道它是土生蔬菜,却时常错觉它是水生植物——长在水边的芹菜,饱吸着水分与雾气甞生着,这实在太符合一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人的想象了。

在上个世纪的贫困时期,餐桌上的日常主菜,还以咸菜、白菜为主,芹菜的出现,已经算是一种改善啦。

我记忆里一些美好的片段,有一些与芹有关。只是,这里说到的芹,不是芹菜的芹,而是她的名字叫芹。我认识的第一个叫芹的女孩,与我出生在一个村庄,童年时一起玩跳房子、指星勾月(又称捣瞎驴、过香路)等游戏,男孩子们玩斗拐(又称撞拐、斗鸡)、骑马打仗游戏时,她偶尔也会参与,傍晚回家吃饭时,她的头发和脸上,一点儿也不缺枯草和灰尘。

芹的房间我不经意闯进去一次,可能是想去喊她出去玩儿。乡村土坯房又矮又暗,但她那间小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,白

色的床单,柔软的枕头,洁白细密的蚊帐,简单的衣柜里摆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衣物。最主要的,是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,村庄里到处都是驴、牛、猪粪的味道,绝不可能闻到这种陌生的香气。在那瞬间,我觉得她的房间像是建在云朵间……原来,芹,还有这样的气味——记得当时心里想到这句话时,我有莫名其妙的安慰感,也有不知所以的距离感,从那之后,就开始刻意躲着她了。

说来比较巧,我有五个叔叔,唯一的姑姑名字也叫芹。她嫁到了大约十里外的村庄,在我们举家迁往县城后,她被永远地困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时,她才会进城看望父母与兄弟。她每次来,手口不停,口中不停地说着话,手里的活儿一点也不闲着,做饭、打扫、擦洗,这其中就包括洗我的衣服。挺奇怪,同样是洗衣服,姑姑洗出来的衣服特别干净,太阳晒过了,有股香气,这让我每次想起她来,心里那间小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,白

色,我觉得至少有三百米来。沿桥一侧,建有玻璃栈道、观景台。

据说,贵州有两万八千多座桥梁,有“无桥不成路”的概括。众多桥梁中,我不知道,眼前的龙里河大桥有何特点。但在桥上建玻璃栈道,是我第一次见识。

下车,穿好鞋套,我第一个奔向栈道。

站在栈道入口钢梁上,透过桥面玻璃往下看,两山之间,脚下沟壑深不可言。其下有湖,有村庄,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施工工地。桥下的房子看起来,与火柴盒大小无异,起重机塔架就像火柴棍搭建的微小模型。俯视,虽居高临下,却让人心生胆寒。

桥太高,我想抓住桥边护栏。侧望,却见拦河坝上写有“朵龙湖”字样。再看那湖,湖水碧绿,山体葱茏。朵龙湖的碧水与山体的青绿,几乎是无缝衔接,山水皆厚实。

苗岭山脉西起惠水,东至雷山,延伸三百余里,为贵州唯一东西走向的山脉。苗岭山脉横刀一切,把贵州的河流分隔为两个走向。以北流入长江,以南注入珠江,这个自然景观令人称奇。苗岭山脉平均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米,群峰林立,水流丰沛,地质结构有硬岩、变质岩、石灰岩,其构造形成的自然景观比比皆是。峰峦叠嶂均呈纵横中,苗岭山脉中段,突兀呈现百余里的高山草原,龙里河又把之切割为两瓣。龙里河大桥,跨越河谷,连接草原两端。行走其上,突然就想起,清代道光年间,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诗,“两山夹溪溪水恶,一径秋烟幽山脚。行人在山影在溪,此身未坠胆已落”。

一时性急,竟忘了,我恐高,站在钢梁上动弹不得,真有“此身未坠胆已落”的感觉。见我站着不动,身后的人着急,都说,不要看脚下,只管直走。可桥太长,我无胆冒险。从玻璃栈道上退下来,我转身步道。日照当空,天蓝,云厚。人在桥上走,云在脚下飘,在贵州算是常景。

村子在晨曦初照中醒来,一片嘈杂喧闹早已围拢住村中唯一一口机井,人声与铁桶碰撞的声音交织着——村里的全部饮水,都靠从此井中汲水。

机井将水从地下百余米深处抽出来,涌流进一个巨大的人工蓄水池里。水坑四壁用砖砌筑抹了水泥,因长时间未清理,四壁被水浸泡得看上去有一层厚厚的苔藓,水上浮着碎草叶、烂草屑、枯枝败叶等杂物,在晃动的水平面上旋绕打转。在光线强的时候一眼能看到底,下面有各种的骨,刻在每一寸土地上。但村民别无选择,只得将自制的铁桶或木桶系上绳索,用担杖钩住桶钩,再小

翼翼地向坑中探下去。桶入水时激起的波纹一圈圈漾开,水面上漂浮的杂物便随之荡漾开去。桶中之水,清冽终究难免,反染上隐约暗红锈锈之色,这便是我记忆中家乡大同市大涂皋村,村民们日复一日无法摆脱的生存现实。

那时候,挑水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,大人们大多沉默地等着,眼神里流露着深深的疲惫。孩子们瘦小的身影穿梭在队伍里,或帮忙提桶,或互相追逐嬉戏;偶尔有孩子绊倒,水桶哗啦倾侧,清水瞬间渗入干渴的土地,孩子便遭来大人一阵焦急的呵斥,随即又揉揉眼睛,默默再

次提桶加入队伍。

这口井,正如一条粗壮的藤蔓,是全村人的命脉。人们日日在此处相遇,挑水时彼此招呼,闲谈几句,竟也成了村中每日不可缺少的社交场景。

后来,村里终于家家通上了自来水。村民们拧开水龙头,洁净的水便哗哗流出,村民们再也不用去泥泞的坑边排队打水了。再也看不到了水井边结冰打滑的场景。那口水坑也渐渐废弃,最终被填平,上面覆盖了厚厚的水泥,成了一块平整的空地。

然而,过去那水桶叮当作响的挑水岁月,竟在自来水清冽流淌中酿成了回甘的乡愁……

龙里小记

■王剑平

很多年前,我去过龙里大草原,草原开阔,壮美,很有辽阔气势。那会,我没发现,广袤的草原上有这么一条幽深河谷。龙里西北,与贵阳花溪区、南明区接壤,边缘的连接,注定了贵阳与龙里的紧密。清康熙十二年,龙里行政区划曾归属贵阳,随后,隶属关系分分合合,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区划改变。但龙里远在唐代就有建置,历史维度远胜贵阳。元代,贵阳建“顺元城”时,龙里已置龙里州。历史上,有两百多年时间,龙里归入贵阳的地界上。近几年来,龙里依托地缘优势,建了贵龙大道。2023年,全长二十多公里的贵龙大道贯通,贵阳、龙里两地联系更为密切。

龙里河大桥周边建了游乐场、停车场、观景台,大桥中间还有蹦极跳台。桥头有公路,直通龙里大草原。

过桥,合影,很快有人催促上车。

回行一段,汽车离了主干道,在大山深处弯来绕去。这一路村道,全是下坡。车窗外,阳光灿然,目力所及,植被茂密油绿。下至山中谷底,有小河川流。

汽车又走了一段,终于停下。这不就是龙里河谷吗?我这才明白过来。刚才,大家站在桥上俯瞰河谷、村庄。现在,又站在谷底、村庄,仰视空中大桥,两个视角的呈现截然不同,却都壮观。有人在身后啧啧称奇,有人说,此村为何叫朵花村?“朵花”二字是不是用反了。我也没顾及是谁,接过话说,“朵花”二字好,反过来就俗了。

因为这个名字,龙里河大桥又叫朵花大桥。

“朵花”一名好听,不知有何来历,也不太像汉语词汇。龙里有四十余个少数民族,“朵花”一词,不知是否民族语言音译。

上午的行程即将结束,有外省作家告假,想沿朵花河谷走走。下午时近晚餐,告假的外省作家,在微信群里发出一段视频,他抓了一条白条鱼,又放回水中。外省作家

家乡的水井

■聂冬明

心翼翼地向坑中探下去。桶入水时激起的波纹一圈圈漾开,水面上漂浮的杂物便随之荡漾开去。桶中之水,清冽终究难免,反染上隐约暗红锈锈之色,这便是我记忆中家乡大同市大涂皋村,村民们日复一日无法摆脱的生存现实。

那时候,挑水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,大人们大多沉默地等着,眼神里流露着深深的疲惫。孩子们瘦小的身影穿梭在队伍里,或帮忙提桶,或互相追逐嬉戏;偶尔有孩子绊倒,水桶哗啦倾侧,清水瞬间渗入干渴的土地,孩子便遭来大人一阵焦急的呵斥,随即又揉揉眼睛,默默再

所有叫芹的女子,都共同具备的美好吧。

有人说名字决定命运,那么叫芹的女子,是不是都如此?——在困难的日子或者说漫长的岁月里,挺拔地成长,朴素地生活,散发出本身自有的馨香。

中年之后,有次突发奇想,从超市买来芹菜炒着吃。芹菜的味道没怎么变,和过去几乎一模一样,这很难得,不少蔬菜已经炒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。再次吃芹菜时,我多花了点时间,把那些芹菜一根一根地细嚼慢咽。自此知道,芹菜的正确吃法,不是狼吞虎咽,而是要耐心品味。芹菜在这个年龄,仿佛具备了“打扫”的功能,越吃心越静,越吃越觉得,芹菜还真不是不错的蔬菜,以前是我不懂。

我一直不了解芹菜,直到写这篇文章时,才去检索了一些有关芹菜的知识。读完后,记住了以下一些描述:芹菜,伞形科芹属植物,有强烈香气,喜欢充足阳光,微苦,性凉,可清热、祛风、解毒……

在微信群里说,这鱼叫红腹溪石斑。我在网上一查,方知,此鱼对水质条件很挑剔,有些地方,甚至将其列入保护名录。

说红腹石斑,因为有个“红”字,我突然想起龙里谷脚镇的巫山古岩画群。那里的岩画即为红色,用墨近似中国画焦墨技法,有《芥子园画传》之风。所绘岩画巴掌大小,密密麻麻,分布于一两百米长的岩石上,像一群游弋锦鲤。初见,令我大为震撼。

龙里巫山古岩画群,位在龙里县谷脚镇谷远村,与贵阳接壤处。

谷远村的巫山岩不大,岩下有溪,顺河谷流淌。贵新高速跨村而过,路上有桥,称大干沟大桥。高速公路称其“大干沟”,大概因为上游筑坝,下游无水所致。称其“沟”,当然不大,算是一幅很袖珍的风景。

多年前,我忘了去谷脚村干啥,却记得回去的朋友。整个河谷声,就我俩人游玩,我俩的惊奇声不时在河谷里回荡。这段上游河谷,形似马蹄,高窄低敞,有人在此段小溪筑了个拦河坝,积得一泓碧水。至今我不知,河谷两岸为何要叫巫山岩,巫山岩画即因此命名。

我与好友沿河边步道行走,左岸一两百米长的岩壁上,分布着五百多幅红色岩画。我俩不慌不忙,边走边看。岩画分布高度,两三米的样子,可近距离观看。

岩画内容有放牧图景、祭祀舞蹈、田园风光,有形态各异的牛、马、犬、猪、鹿,还有象形符号。所绘人物或骑、或射、或耕,穿戴、头饰和身上佩物,像是少数民族。岩画展现的生活场景,可谓活灵活现,很有生气。

一些专家推测认为,这些岩画大概出自西汉,也有专家推断,认为出自春秋。贵州岩画不算少,要数龙里巫山岩画规模最大,年代最久,内容最丰富。没人能说清楚,为什么一个狭小的山谷里,会有这么多岩画,是何材料涂绘,又是何人所作?

龙里,真是值得走一走。